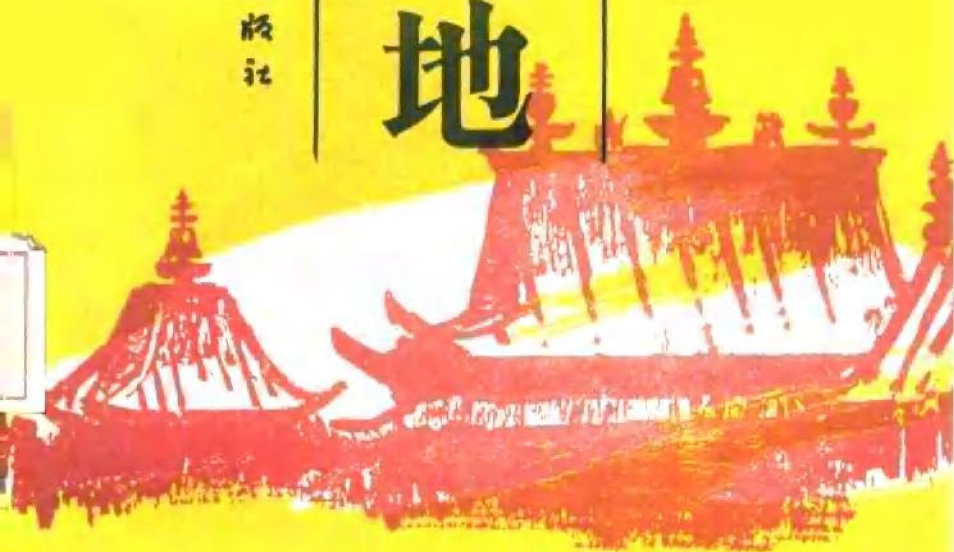


益希单增

菩萨的圣地

作家出版社



菩 萨 的 圣 地

益 希 单 增

1994

作家出版社

菩萨的圣地

作者：益希单增

责任编辑：水 舟

责任校对：彭 卓 民

装帧设计：苏 彦 斌

出版：作家出版社

印刷：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

发行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印张：13.25 插页：2

字数：253千

版次：1988年1月北京第1版第1次

ISBN7—5603—0057—5/I·56

统一书号：10248·0233

印数：0001—6,000册

定价：2.50元

(作家版图书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)

内 容 提 要

小说以西藏某县“平暴工作队”于1968—1969年间在松多乡的“平暴活动”为线索，生动刻画了工作队长索纳岗钦，队员陈丽芳与“圣女”米玛琼珍等富于内心世界的人物性格。在展示索纳岗钦两次被撤职又两次复职的坎坷经历及其从苦闷、徬徨到坚毅、充满信念的心灵流程的同时，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他同米玛琼珍、陈丽芳之间纯洁而奇特的爱情关系。作者巧妙地将西藏地区特有的民族风情、地貌状况和地动现象与严峻的现实生活糅合在一起，使作品呈现出扑朔迷离的艺术效果，读后别有一番滋味。

第一章

一阵狂风之后，塔顶上的旗杆折断了。五颜六色的旗帜滚落下来，沉没在血液里，血液开始沸腾。这旗帜是神圣的，来自远古，已经在西藏的土地上变为众生的信仰。专制革命的铁蹄踏碎了西藏的山河、世界的末日就在眼前迭映……大地断裂、震颤、倾覆，菩萨倒地，星月坠落，重创的太阳流出黑色的血而窒息，赤裸的孩子被风暴卷起，牛群投向大海……

指挥者的神经错乱，宁静的生活崩溃。生存的方式是冲杀和呼号，残酷地格斗……千年来的文明，还有那刚刚五年的社会主义黯然失色，蒙上了耻辱的乌云……天空是字纸铺成的雪，飞舞着数以万计人的灵魂和冒险。野心家、阴谋家、狂妄而又可怜的小丑们拼力厮杀，横冲直撞，都想分割世界。权威，至高无上的权威；崇拜，祖先不曾有过的崇拜，覆盖一切，代替一切。人们奴隶般地五体投地。人与鬼怪一起跳舞，一起唱着子弹为音符的交响乐……

藏人在惨痛中悲号，在昏眩的麻醉中挣扎，沉沦于死亡的陷阱……

索纳岗钦走着，走着，穿过拉萨的傍晚，秋天的树林，进入硝烟迷漫的黑夜里。大街上没有人影，灯光稀稀落落在残破的灯罩里闪闪烁烁。畏畏缩缩的蓝光是感觉中的鬼火，在昏暗处忽隐忽现，悄悄地游荡。无形的魔手摸着他的脊梁，神经悚然。从脚底爬上来的虚汗躲藏在全身的毛孔里，睫毛上是冰凉的水珠。他的两腿发软，筋条似被鬼抽去，骨头象是火化后的粉沫。胆怯的心拽着腿肚子往下沉，沉到可怕的深渊里……

昨天下午，可怜的拣垃圾的老太婆还没有来得及把嘴张开留下一句话，一颗子弹穿透了腰带，在前腹留下深深的血洞。她的瘦脸与褐色皮肤上的折皱跟西藏大地的外表一样，在索纳岗钦的心中震动、延伸……他没有哭，心却哭了。这是多么可怕的儿戏。胜利者在不远的楼顶上戴着面具狂笑……

他还记得冒犯带来的灾难。他被当成了一只羊，而一群狼在围攻。

“你往上看什么？想认出人来吗？他妈的，抠掉你的眼睛！”

“揍这个家伙，他叫格格不入。我知道他是干什么的，不是个好东西！”

“少给他罗嗦，揍！”

拳头、靴头、棍子……他抱着头，蜷着身子，护着肚子。他是奴隶、柴禾。他被劈开了，倒在血泊里，长久地昏厥了……

他象一只鼠，从小巷里跑出来，警惕着灯光。提着心，不敢有一点响声。他象一只受伤的小狗，呻吟在微弱的声音里，把流在腿上的血遮掩在裤子里。

他是一根踉踉而行的木杆，一米七七，褐色的身子褐色的脸。失望的眼神里恍惚着天边的火星。二十三岁了，得了个外号叫“格格不入”。

前面路口上闪出一条黑影，迅速靠近他，手里端着枪。

“口令？”

“一九六八！”

“是横的还是竖的？”

“是横的。”

“我怎么不认识你，你是哪里来的？”

“我是乞丐，去要饭。”

“要饭的，你在胡说。要饭的能穿这身衣服吗？你是个学生，从学校里跑出来的吧，逍遥派！赶快滚吧，再出来打死不偿命！”黑影身上带着寒气：“喂，你过来，过来。先别走，我问你，你怎么知道今晚的口令？”

“是你们司令告诉周成的，周成告诉我的。”

“周成是你什么人？”

“是朋友。”

“他妈的，口令也走起后门来了！”

从街面上跑来四个人，都戴着头盔和口罩。他们拖着一个笨重的东西，不顾一切地跑动着。索纳岗钦站在街沿上，努力辨认那东西，显然是个已经死了的人。带钮扣的劳动布甲克上衣标明是个男青年。不用细问，他们是要到拉萨河边去毁尸灭迹。

地狱的门到处都是，短命的往往是勇敢的挑斗者。杀人的办法千奇百怪。把钉子打进俘虏的耳朵里，让你查不出是怎么死的。用铁丝勒住你的脖子，把你挂在厕所里，让人感到你是自杀……

索纳岗钦咬着牙，仇恨由浅入深。他默默地拐进小巷道里。

一个幽灵似的女人来到他的跟前，一身黑氍毹，两只眼睛半明半暗。一开始他以为死尸跑来了，心里发怵。辨不清是男是女。

“先生，你要到哪里去？”

“到前面。”

“前面过不去，有造反派堵路，他们正在抓人！”

“那我转着走。”

“你不是造反派？”

“我是等待派。”

“什么你都看透了，是吗？”

“我没有那本事。我是色盲，近视，散光。”

“你是当官的？”

“我是流浪汉。”

女人很别扭地打量他。他叹息。女人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来，举在他的眼前：“先生，信这个吧，她会来安慰你的。世界属于虚无……”

暗淡的路灯下，这东西是个小菩萨，蓝黑色的，只有青铜才是这种光泽。菩萨盘膝坐着，双目凝视，袒胸露乳，一条彩带从肩上披下来。

“我不信这个。”

“普度众生和共产主义是一样的。”

“我不懂。”

“你还很年轻。”

“你是尼姑？”

女人把铜佛装进怀里，左右观望了一下：“你住在哪里？是不是在西面荒地旁边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奄嘛呢叭咪哞……”女人转身走了。

他跟部队没有什么缘分，不过，现在一切都是军管。他从一堵墙上翻了过去，穿过满是大葱和萝卜的菜地，来到营房的食堂里。他找到了司务长，他深深地喘了一口气。

他得到了馒头，还有一把咸菜。饥饿刺激着他的食欲，有两天没有吃东西了。他吞咽着从胃里冒上来的甜甜的唾液。他没有吃馒头，闻了闻香味，把馒头装进自己的帽子里。他不愿意表现饥饿，在饥饿面前不表现软弱。刚

才还是昏暗的饭堂此刻在他心中亮堂起来。灶台、大锅、大案板、大菜刀，还有杂堆的柴禾都是亲切的可爱的。

司务长给了他两个罐头。

他走着，轻松地走着。望着黑色的夜空，夜空静而旷远，星星都是亮晶晶的。他张开口咬着馒头，星星在天空一个个地闪落。他的眼前出现了那女人活艳艳的磷光，清晰地印在心上。还有那一尊铜菩萨，变成他心中的重物往下坠。这个女人是干什么的，这么大胆！他的心思被菩萨勾去，飞到神话的天庭里，那有血有肉的活生生菩萨，正要跟他讲话。镰刀形的月亮仿佛是个香蕉，滑进他的嘴里，他把月亮吞进肚子里。

瓦砾上的残墙断壁和一间小房给他带来了暂时的温暖，两天前这里发生了一场战争，火药的气味还残存在石头缝里。他象一根结实的木杆，踩着那些凸起来的地方，推开了房门。这里静得连老鼠也不敢抬头，百米外的两间民房沉睡在死亡里，没有一点亮光。

他点上了蜡烛，孤独的烛光首先照亮了吊在墙角的烧水罐桶。他从窗口望着布达拉宫，布达拉宫变成了一座黑沉沉的山。

半张桌子，一张床。胶鞋放在床底下，大衣挂在墙上。一条薄薄的被子。这里是无人问津的地方。

他刚坐下来，就有人敲门。

“谁呀？”

“是我。”一个女人的声音。

他打开门，原来是街上碰到的那个。

“你有什么事？”他挡住门，不希望她进来。

“请给我一点吃的。”女人要挤进来。

他能理解饥饿人的心情，转身进屋。女人走进来，坐在窗前的凳子上。他把两个馒头放在她手上：“给你，这点够吗？”

“够了，谢谢你。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米玛琼珍。”

“三十儿？”

“二十了。”

“二十了？你的脸……”

“都是伤，抹的泥里面有药。”

“不是拉萨人吧？”

“后藏的。”

“跑到拉萨来干什么？”

“告状的，可是没有用。”

这是一双熟悉的眼睛，他觉得很早以前就认识，而且铭记在心间，只是从来没有见过面。这是一对仿佛从来不会忧愁和伤感的眼睛，永远是坦荡的。

他在吊桶底下架起柴，烧起火，把半脸盆的水倒进桶里。火光冒着烟，从窗口飞出去。他打开纸包，把咸菜摊在她面前的木箱上。

“你有仇人，告仇人的状？”

“是的，仇人，你说对了。”

她不吃咸菜，对咸菜陌生也不感兴趣。水开了，他倒给她一缸子水。

“没有茶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放点盐，放点盐好吗？”

他从墙角拿起一个纸袋，抓起小撮盐放在水缸里。

“好喝极了，真香！”她说。

“你住哪里？”

“就在你的隔壁，没有顶的破屋里。”

“是真的？”

“你发现不了我。一早，我就起来走了。”

他摇摇头。

“你睡得很晚。”她很熟悉地说，“晚上你起来尿尿，”她笑了一声，“就在我的旁边。”

他的脸红了。

“还有我哥哥米玛亚吉，他前天走了。”

他想结束谈话，他困了，腿伤咬着肉，他想把裤子脱下来看看。

“你是哪个单位的？”她问他。

“我还没有工作。”

“刚毕业的学生？”

“是的。学建筑的。”

“现在不盖房子，拆房子，拆庙。”

“你不满意。”

“我不敢，我没有胆子。”

“你的胆子比野狗还大，敢睡在这种地方。”

“那是因为有你。”

他冷笑起来，觉得无聊。她站起来，靠近蜡烛，用手去剪歪斜了的捻子。“你说以后的天下是什么？”

“死了的人活不回来，就是这样。”

“人是永远死不了的，灵魂不死。”

“但愿我能见到这种灵魂，我父亲的。”

“你父亲怎么啦？”

“死了，斗死了，就因为他是领主的厨师，为反动派做饭。”

“你母亲呢？”

“是个乡巴佬，生我后不久便去世。”

“有兄弟姐妹吗？”

“有一个姐姐。”

“你的爱人呢？”

“我的爱人在天上。”

“也死啦？”

“还没有生下来。”

她感到兴奋，直直地望着他。烛光闪动了一下，她的目光逐渐暗了下去，他的话对她来说是个不友好的刺激。

他的情绪倒是振奋起来，又给她倒了半缸子水，在柴禾堆里拣起两根粗的放在快熄灭的火焰上。

“宗教是虚无的，你怎么还信？只有科学的真理才能带来实际的利益。佛教徒追求来世，对现实是消极的。可是你又有仇人。”

“现在不好做人。你知道吗？菩萨是善良的。”她似乎不愿意多说菩萨的事。“现在的一切是什么实际利益，人都发疯了。你在逍遥。也许，你是对的。”

他困惑，感到矛盾，往哪里奋斗呢？奋斗一些什么呢？他的目光开始收缩，好象往下的话都是多余的。

“算了吧，该休息了。”他站起来打开门，让冷风吹进来。他希望客人自觉地走出去，不必讲什么客套。她不去考虑主人的意图，蹲在地上吹火，把火吹成烟，把烟吹成火。

他显得没有耐性，烦躁起来。出气粗了，两手叉腰站在窗前。

“我没有去处，想这样坐到天亮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，人家会说闲话的。”

“这种时候，谁还有心说闲话。”

“不行。你应当走，你要是不走，那我就离开。”岗钦走到门口，停下脚步，他想听听米玛琼珍最后的声音。

“你不要急，我走就是了。”她站起来，拍拍手，拍掉手里的灰尘，走出门。她没有想到他会这样不友好，这样不讲理，完全变成了陌生和敌对的样子。当她走出十多米远之后，岗钦犹豫起来，产生了同情：

“喂，米玛琼珍，你过来，我给你大衣。”

“我不要，不冷。”她的语气是发狠的。索纳岗钦的心更加软了下来，赶紧取下墙上的大衣跑出门。米玛琼珍从缺口处走出去，不知去向。

岗钦回到屋里，站在灯下，把大衣掷到床上：“我怎么这样害怕女人！”

这一夜，岗钦没有睡好，没有睡着。他的脑海里重复着白天看到的一切，而这一切最后变成了满天的泡沫，消散在天空。他想起了父亲，父亲的模样是胖乎乎的，和蔼可亲的。在他上中学的时候，有一次帮助父亲劈柴禾，父亲摸摸他的肩膀说：“好好学，将来去劈世界！”被政府统战的领主从来不强迫父亲，父亲到死时也没有埋怨过领主。父亲的红烧牛肉和炖牛肉是拿手的好菜，远近闻名。凡是吃过他菜的人，都记得菜的香味。军区的高参谋长是父亲的好朋友，父亲去过高参谋长的家，做过几次炖牛肉。

第二天早晨，索纳岗钦跨出房门的时候，意外地发现米玛琼珍蜷曲地睡在门旁的窗台下。她睡得那么死，那么疲乏，冷风吹动着她面额上的几根发丝。

他蹲下来观察她的脸，突然发现她长得十分漂亮。抹上的一层泥巴，遮不住白玉似的肤色。眉清目秀，长长的睫毛排列得十分整齐。

他用手摇动她：“喂，米玛琼珍，醒一醒，到屋里去睡。”

她醒来了，困倦没有从她脸上消失。她动动情，勉强

微笑了一下。她的牙齿整齐而雪白，内唇红润。岗钦看迷了，看得自己也不好意思。她拍拍身上的灰，把后腰上的短刀拔出来又插进去。她站起来，又要离去。

“不，你到屋里去，到屋里去睡。”岗钦拦住了她，两人十分靠近。

她想固执但没有固执。岗钦把她拉进屋里，让她睡在床上，给她盖上了被子。

“我去了，我去去就来，你好好休息。”

岗钦拉上门，他感到高兴。

军区司令部隐蔽在一片树林里。绿色的军人在绿色的草地上走动，门卫哨兵把胸脯挺得象直线一样。岗钦冒充是高参谋长叫他来的，哨兵跟高参谋长通了话。

“等着吧，他开会去了。”

“首长午饭是几点？”

“一点。”

表上的时针指在十二点二十分。岗钦坐在一棵树下，拿起石头在地上写字。他无意识地写着两个字：当兵。接着他把这两个字反复写了几十遍。

哨兵来叫他：“喂，你可以去了。”岗钦看看表，时间是一点十分。

矮墙围成圈的小院子十分安静，只有几只蝉在树上乱叫。门楼里铺着绿色地毯，房间里挂着大张地图。

高参谋长年近六十，瘦长的脸，白内障的眼睛，低沉而又不快不慢的声调。索纳岗钦坐在沙发上。通讯员给他

泡了一杯茶。

“一会儿吃饭去。”高参谋长说：“看得出来，你也饿了。”

“谢谢首长的关心。”

高参谋长坐下来，两手抱在怀里。他的脸色发青，象是肺气肿病又复发了。

“你来找我有事，有什么不顺心的？”

“我想参军，到部队上来锻炼。这样下去是虚度，我感到恼火。我要求参谋长帮这个忙，答应我参军，安排我参军。”

“很好，”参谋长拖长声音说：“接受再教育，这是光荣的义务。你早该提出来了，早该有这个觉悟。”

在岗钦的眼里，高参谋长是居高临下的，长辈和职位使他不致犯上。但是，他感到高参谋长并没有说出他真正的愿望，接受再教育之类的词汇他觉得是侮辱年轻学生的。

高参谋长海阔天空地谈了一阵大好形势。岗钦的思绪却跑到饭堂的桌子上面。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，跟高参谋长一块儿进餐，可以吃到一顿鲜美的热菜。

“你得走远一点，不能留在拉萨。去日喀则怎么样，那里有我的老部下分区马参谋长。我给你写一封信。从这里走的时候你可以穿上军装，再开一封介绍信。”

岗钦耐心地听着，肚子咕咕乱叫。高参谋长不慌不忙，继续说下去：“文化大革命一时半时完不了，在部队里好